

关于 $i/\eta(1440)$ 的结构分析*

BES 合作组

白景芝	陈光培	陈宏芳 ¹	陈少敏	陈雅清	陈宇	陈元柏
程宝森	崔象宗	丁慧良	丁维阎	杜志珍	范晓舫	方建
高翠山	高美丽	高树琦	顾建辉	顾树棣	顾维新	顾以藩
过雅南	韩世温	韩缨	何景棠	何炬	何瑁 ²	胡贵云
胡敬亮	胡涛	胡晓庆	黄德强	黄因智	姜春华	金山
金艳	康书辉	柯尊建	赖元芬	兰慧彬	郎鹏飞	李芳
李金	李佩琴	李群	李如柏	李蔚	李卫东	李卫国
李新华	李小南	林树子	刘怀民	刘靖	刘经华	刘琦
刘荣光	刘延	刘振安	吕军光	鲁建业	罗栓群	罗勇
马爱民	马恩成	马基茂	毛慧顺	毛泽普	孟祥承	倪蕙苓
聂晶	漆纳丁	阙友昆	荣刚	邵毓莺	沈本蔚	沈定力
沈红	沈肖雁	盛华义	史焕章	宋晓非	孙舫	孙汉生
孙式军	谈益平	唐素秋	童国梁	王锋	王临洲	王灵淑
王曼	王佩良	王平	王少敏	王泰杰	王运永	魏诚林
席德明	夏小米	谢佩佩	谢一冈	熊伟军	徐德之	许榕生
徐芷菁	薛生田	颜洁	严武光	杨长友	杨春敏	杨杰
杨蔚	叶铭汉	叶诗章	叶树伟 ¹	于传松	喻纯旭	郁忠强
苑长征	张炳云	张长春	张达华	张会领	张健	张家文
张良生	张霖	张少强	张羽	张月元	赵棣新	赵海文
赵京伟	赵萌	赵平德	赵维仁	赵文衡	郑建平	郑林生
郑志鹏	周光谱	周化十	周莉	周小帆	周月华	朱启明
祝玉灿	朱永生	庄保安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39)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合肥 230026)

2 (山东大学物理系 济南 250100)

1996-04-03 收稿

摘 要

通过对 J/ψ 辐射衰变到 $K^+K^-\pi^0$ 和 $K_S^0 K^+\pi^+$ 终态中 i 能区的振幅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注: 本文已在 1996 年第 11 期上发表, 但因排版软件中希腊字母 i 和英文字母 l 十分相似, 为避免读者误解, 现重新刊登。

析, 发现 $iota$ 峰下有一个 0^{-+} 共振态 ($M=1467\pm 3\text{MeV}$, $\Gamma=89\pm 6\text{MeV}$) 和两个 1^{++} 共振态 ($M=1435\pm 3\text{MeV}$, $\Gamma=59\pm 5\text{MeV}$; $M=1497\pm 2\text{MeV}$, $\Gamma=44\pm 7\text{MeV}$), 分别对应于 $\eta(1440)$, $f_1(1420)$ 和 $f_1(1510)$.

关键词 衰变振幅, 矩, 协方差矩阵, 共振态.

1 引言

介子谱是检验量子理论的传统方法, 对于了解强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 1. 寻找新的 $q\bar{q}$ 介子态, 完善介子谱. 2. 寻找含胶子的态(胶球, 混杂态等). 自从 1980 年 MARKII 在 J/ψ 辐射衰变中发现 $iota$ 信号以来^[1], 由于其衰变分支比较大, 一直被认为是 0^{-+} 胶球的候选者; 随后的实验又发现 $iota$ 信号是左右不对称的, 于是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多个共振态相互叠加的结果. 所以,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 $iota$ 能区的复杂结构成分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2-10].

1990 年和 1992 年 MARKIII 和 DM2 分别对自己的数据进行了分波分析, 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 两个实验组的结果是不相同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分析方法的问题: 分波法是一种强烈依赖于模型的方法, 它只能处理两体衰变, 而 $iota$ 含有直接三体衰变的成分; 另外对于 J/ψ 辐射衰变到 $K\bar{K}\pi$ 终态, 在 $iota$ 能区, $K^*\bar{K}$ 中间过程的分波和 $a_0\pi$ 中间过程的分波之间的串扰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表 1 MARKIII 的分波分析结果^[1]

J^{PC}	中间态	$M(\text{MeV})$	$\Gamma(\text{MeV})$	$10^{-3}B(J/\psi \rightarrow \gamma X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1^{++}	K^*K	1443^{+7+3}_{-6-2}	68^{+29+8}_{-18-9}	$0.87^{+0.14+0.14}_{-0.14-0.11}$
0^{-+}	$a_0\pi$	1416^{+8+7}_{-8-5}	54^{+37+13}_{-21-24}	$0.66^{+0.17+0.24}_{-0.16-0.15}$
0^{-+}	K^*K	1490^{+14+3}_{-8-16}	91^{+67+15}_{-31-38}	$1.03^{+0.21+0.26}_{-0.18-0.19}$

表 2 DM2 的分波分析结果^[1]

J^{PC}	中间态	$M(\text{MeV})$	$\Gamma(\text{MeV})$	$10^{-3}B(J/\psi \rightarrow \gamma X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1^{++}	K^*K	1462 ± 20	129 ± 41	$0.76\pm 0.15\pm 0.21$
0^{-+}	$a_0\pi$	1410 ± 2	41 ± 8	$3.63\pm 0.50\pm 0.85$
0^{-+}	K^*K	1409 ± 2	34 ± 7	$1.49\pm 0.49\pm 0.51$

本文采用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三体衰变的矩分析方法, 对 J/ψ 辐射衰变到 $K\bar{K}\pi$ 终态中 $iota$ 能区的复杂结构问题进行了分析. 该方法用了 $K\bar{K}\pi$ 衰变平面的法线的角分布, 而与中间过程无关, 因此可避开分波法的不足, 提供更确切的关于 $iota$ 的研究信息.

2 事例挑选

利用北京谱仪^[11]收集的共约 7.8×10^6 个 J/ψ 事例完成了它辐射衰变到 $K^+K^-\pi^0$, $K_S^0 K^+\pi^-$ 和 $\eta\pi^+\pi^-$ 的事例挑选.

2.1 $J/\psi \rightarrow \gamma K^+ K^- \pi^0$ 道的事例挑选

首先要求主漂移室探测到两根带电径迹, 且每根带电径迹在谱仪磁场中有好的螺旋线拟合。

其次要求簇射计数器探测到 1—8 根中性径迹. 为了保证光子能量的准确测量, 要求光子在簇射计数器中能量沉积大于 0.08GeV , 为了避免误用高动量的带电径迹在簇射计数器中辐射出的中性径迹, 要求光子与带电径迹的夹角的余弦小于 0.99, 且要求满足上述条件的光子数大于等于 3.

为了避免带电径迹的 K/π 误判, 要求每根径迹的 TOF K 权重大于 TOF π 权重.

从已选出的光子中任选三个光子, 与 K^+K^- 组合做四动量约束下的运动学拟合(4C-Fit), 取拟合的 χ^2 最小(记为 χ_{\min}^2)的三个光子为真实光子, 并要求 $\chi_{\min}^2 \leq 30$.

若事例中有四个或大于四个光子, 为去除可能的 $K^+K^-\pi^0\pi^0$ 本底, 任取四个光子与 K^+K^- 组合进行 4C-Fit, $\chi^2 \leq \chi_{\min}^2$ 的事例做为本底去掉.

最后重建 π^0 , 在三个真实光子中任取两个光子要求其不变质量最接近于 π^0 质量, 且与 π^0 质量的差小于 0.1GeV .

对事例做 π^0 质量约束和四动量守恒约束下的 5C-Fit, 要求 5C-Fit 的 $\chi^2 \leq 30$.

通过上述条件挑选出的事例, 被认为是 $\gamma K^+ K^- \pi^0$ 事例. 图 1 是 $K^+ K^- \pi^0$ 系统的不变质量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到一个较宽的、不对称的 $iota$ 峰.

2.2 $J/\psi \rightarrow \gamma K_s^0 K^\pm \pi^\mp$ 道的事例挑选

首先要求主漂移室探测到两根带正电径迹和两根带负电径迹, 且对于每根带电径迹有好的螺旋线拟合.

其次要求四根带电径迹中有三根满足 TOF π 权重大于 TOF K 权重, 这三根径迹被认为是 π , 另外一根满足 TOF K 权重大于 TOF π 权重, 这根径迹被认为是 K .

定义

$$U = E_{\text{miss}} - |\mathbf{p}_{\text{miss}}|,$$

其中 E_{miss} 是 J/ψ 静止系中 J/ψ 粒子与四个带电粒子的能量差, \mathbf{p}_{miss} 是四根带电径迹的反冲动量, 要求 $|U| \leq 0.2\text{GeV}$, 该条件可有效地去除一些含 π^0 的本底.

要求簇射计数器至少探测到一根中性径迹, 它在簇射计数器中的沉积能量大于 0.08GeV , 且丢失的横动量 p_T 满足:

$$|p_T|^2 = 4|\mathbf{p}_{\text{miss}}|^2 \sin^2\theta / 2 \leq 0.04\text{GeV}^2$$

其中 θ 为中性径迹与 \mathbf{p}_{miss} 的夹角.

在满足以上条件的中性径迹中, 任取一根依次与四根带电径迹组合做 4C-Fit, 其中拟合的 χ^2 最小的一种组合中的中性径迹被认为是真实的辐射光子, 并且要求该组合的 $\chi^2 \leq 30$.

为重建 K_s^0 顶点, 首先在 3 个带电的 π 径迹中任取一对 $\pi^+\pi^-$ (有两种可能), 其中不变质量与 K_s^0 质量最接近的一对 $\pi^+\pi^-$ 被认为是 K_s^0 的衰变产物, 且要求其不变质量与 K_s^0 质量的差的绝对值小于 0.05GeV , 其次要求这两根 $\pi^+\pi^-$ 径迹在 $x-y$ 平面有两个交点,

这两个交点处, 相应的 Δz 较小的点被认为是 K_S^0 顶点, 且要求该点处 $\Delta z < 5\text{cm}$.

最后将 K_S^0 衰变出的一对 $\pi^+\pi^-$ 的径迹参数与其误差矩阵沿螺旋线变换到 K_S^0 顶点处, 并与另外两根带电径迹及辐射光子组合, 做 5C-Fit. 要求拟合的 $\chi^2 \leq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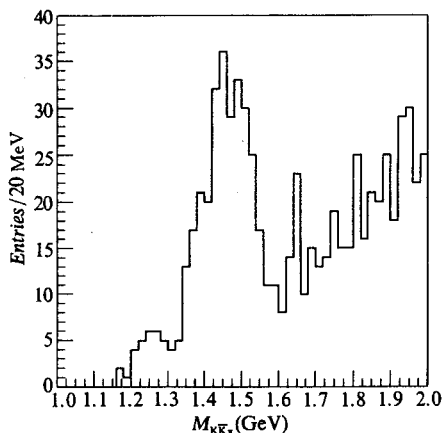


图1 $K^+K^-\pi^0$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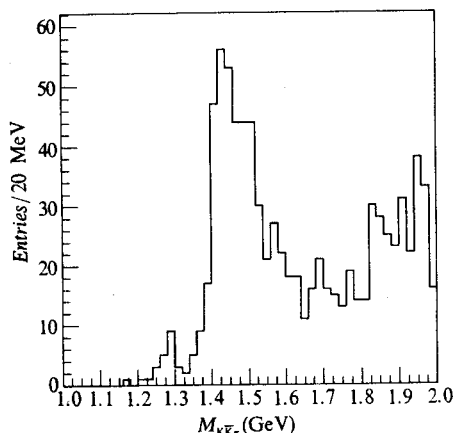


图2 $K_S^0 K^+\pi^-$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

满足上述条件的事例被认为是 $\gamma K_S^0 K^+\pi^-$ 事例. 图2是 $K_S^0 K^+\pi^-$ 系统的不变质量分布, 在 *iota* 能区出现一个清晰的、不对称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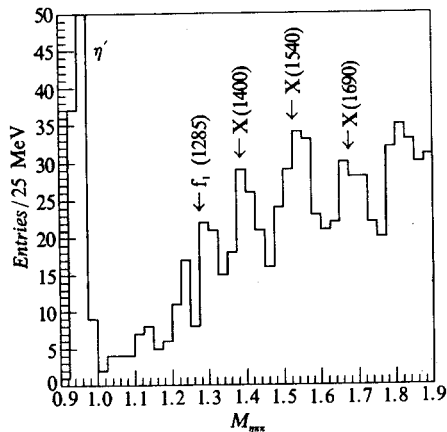


图3 $\eta\pi^+\pi^-$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

可见, J/ψ 辐射衰变到 $\eta\pi^+\pi^-$ 终态中, 虽然 1.0—2.0GeV 之间有复杂的结构, 但 1.4—1.5GeV 之间无共振迹象.

2.3 $J/\psi \rightarrow \gamma\eta\pi^+\pi^-$ 道的事例挑选

由于 η 可衰变为 $\gamma\gamma$, 该道终态有 3 个光子和一对 $\pi^+\pi^-$, 因此该道事例筛选条件与 $\gamma K^+K^-\pi^0$ 基本相同, 所不同的是要求两根带电径迹的 TOF π 权重大于 TOF K 权重. 重建 η 时, 要求两个光子的不变质量与 η 的不变质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 0.05GeV, 最后为了有效地去除本底事例, 要求 5C-Fit 的 $\chi^2 \leq 5$.

图3为 $\eta\pi^+\pi^-$ 系统的不变质量谱. 由图

3 *iota* 结构的矩分析方法

我们曾对 *iota* 结构做过定性的分析^[12], 结果表明: *iota* 峰下有三个共振态, 位于中间的共振态主要衰变到 $K^*(892)\bar{K} + \text{c.c.}$, 衰变到 $a_0\pi$ 的分量较小; 而两端的共振态以直接三体衰变为主. 由于在 *iota* 能区 $K^*\bar{K} + \text{c.c.}$, $a_0\pi$ 和直接三体衰变无法完全分开, 因此通过不变质量谱无法给出关于这三个共振态的定量结果(如峰位, 宽度等). 为了定量地

分析 J/ψ 的结构, 建立了 J/ψ 能区复杂结构的矩分析方法.

3.1 矩的理论公式

对于过程

$$e^+ + e^- \rightarrow J/\psi \rightarrow \gamma + X \rightarrow \gamma + K\bar{K}\pi$$

定义矩

$$M(jlm) = \sqrt{(2j+1)(2l+1)} \int d\cos\theta_\gamma d\cos\theta d\varphi \omega(\theta_\gamma, \theta, \varphi) D_{0,-m}^j(0, \theta_\gamma, 0) D_{m,0}^l(\varphi, \theta, 0), \quad (1)$$

其中 j, l, m 是整数, θ_γ 是实验室系中辐射光子的极角, θ 是 $K\bar{K}\pi$ 衰变平面的法线相对于 X 在实验室系中动量方向的极角, φ 是 $K\bar{K}\pi$ 衰变平面的法线相对 X 产生平面的方位角. $\omega(\theta_\gamma, \theta, \varphi)$ 是上述过程的角分布. 那么对于 X 含有 $J^P=0^-$ 和 $J^P=1^+$ 耦合的情况, 有五个独立的不为零的矩^[13]:

$$M_1 = M(000) = |a_{10}^0|^2 + |a_{11}^1|^2 + |a_{10}^1|^2, \quad (2)$$

$$M_2 = M(020) = \frac{\sqrt{5}}{10} (|a_{11}^1|^2 - 2|a_{10}^1|^2), \quad (3)$$

$$M_3 = M(200) = \frac{\sqrt{5}}{10} (|a_{10}^0|^2 - 2|a_{11}^1|^2 + |a_{10}^1|^2), \quad (4)$$

$$M_4 = M(220) = -\frac{1}{10} (|a_{11}^1|^2 + |a_{10}^1|^2), \quad (5)$$

$$M_5 = M(221) = -\frac{3}{20} \text{Re}(a_{11}^1 a_{10}^1*), \quad (6)$$

其中

$$a_{\lambda_\gamma \lambda_X}^{j_X} \sim \frac{e^{i\alpha_X}}{m^2 - m_X^2 + i\Gamma_X m_X} \times A_{\lambda_\gamma \lambda_X}^{j_X} \times \overline{PQ} \quad (7)$$

是过程 $e^+e^- \rightarrow J/\psi \rightarrow \gamma X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的振幅, $A_{\lambda_\gamma \lambda_X}^{j_X}$ 是过程 $J/\psi \rightarrow \gamma X$ 的螺旋度振幅, 且

$$\overline{PQ} = |\mathbf{p}_X| \quad \text{当 } J_X = 0, \quad (8a)$$

$$\overline{PQ} = |\mathbf{p}_\pi| \quad \text{当 } J_X = 1, \quad (8b)$$

\mathbf{p}_X 是实验室系中 $K\bar{K}\pi$ 系统的动量, 而 \mathbf{p}_π 是 X 静止系中 π 的动量.

3.2 实验矩及其效率校正矩阵

由矩的定义可以得到

$$M(jlm) = 4\pi \sum_{i=1}^{N^{eff}} \text{Re}[Y_j^m(\theta_\gamma, 0) Y_l^{m*}(\theta, \varphi)], \quad (9)$$

$$\omega(\theta_\gamma, \theta, \varphi) = \frac{1}{2} \sum_{\substack{jlm \\ m \geq 0}} M(jlm) (2 - \delta_{m0}) \text{Re}[Y_j^m(\theta_\gamma, 0) Y_l^m(\theta, \varphi)]. \quad (10)$$

如果定义实验矩

$$E_\nu = E(jlm) = 4\pi \sum_{i=1}^{N^{\text{obs}}} \text{Re}[Y_j^m(\theta_\gamma, 0) Y_l^{m*}(\theta, \varphi)], \quad (11)$$

其中 N^{obs} 是经过事例筛选后实验上观测到的事例数, 那么实验上观测到的角分布可以写为

$$\omega^{\text{E}}(\theta_\gamma, \theta, \varphi) = \frac{1}{2} \sum_{\substack{jlm \\ m \geq 0}} E(jlm) (2 - \delta_{m0}) \text{Re}[Y_j^m(\theta_\gamma, 0) Y_l^m(\theta, \varphi)], \quad (12)$$

并且

$$M_\mu = C_{\mu\nu}^{-1} E_\nu, \quad (13)$$

其中 $C_{\mu\nu}^{-1}$ 是实验矩 E 的效率校正矩阵, 可由均匀相空间产生的 Monte Carlo 数据估算.

$$C_{\mu\nu} = \frac{16\pi^2}{N^{\text{gen}}} \sum_{i=1}^{N^{\text{acc}}} \text{Re}[Y(\theta_\gamma, 0) Y^*(\theta, \varphi)]_\mu (2 - \delta_{m0}) \text{Re}[Y(\theta_\gamma, 0) Y(\theta, \varphi)]_\nu, \quad (14)$$

其中 N^{gen} 是 Monte Carlo 产生的事例数, 而 N^{acc} 则是事例筛选后接收到的事例数. 为了降低由 Monte Carlo 数据造成的统计涨落, 需要产生足够的 Monte Carlo 数据 (至少 $N^{\text{acc}} / N^{\text{obs}} \geq 10$).

3.3 矩分析中的最小二乘法

如果只考虑统计误差, 则

$$\chi^2 = \int \frac{(\omega^{\text{C}} - \omega)^2}{\omega} \text{d}\cos\theta_\gamma \text{d}\cos\theta \text{d}\varphi, \quad (15)$$

其中 ω^{C} 是效率校正后的实验角分布, ω 是理论角分布.

设

$$\Delta\omega = \omega^{\text{C}} - \omega, \quad (16a)$$

$$\Delta M_\mu = C_{\mu\nu}^{-1} E_\nu - M_\mu, \quad (16b)$$

那么

$$(\Delta\omega)^2 = \Delta M_\mu \frac{\partial\omega}{\partial M_\mu} \frac{\partial\omega}{\partial M_\nu} \Delta M_\nu. \quad (17)$$

因此

$$\chi^2 = \Delta M_\mu V_{\mu\nu} \Delta M_\nu, \quad (18)$$

其中

$$V_{\mu\nu} = \sum_{i=1}^{N^{\text{acc}}} \frac{\frac{\partial\omega}{\partial M_\mu} \frac{\partial\omega}{\partial M_\nu}}{\omega^2}, \quad (19)$$

因此 V^{-1} 是 M_μ 的统计协方差矩阵. 为了 MINUIT^[14] 拟合的方便起见, 取

$$V \simeq V(C^{-1}E), \quad (20)$$

$V^{-1}(C^{-1}E)$ 是 $C_{\mu\nu}^{-1}E_\nu$ 统计协方差矩阵. 因此

$$V \simeq C^T V(E) C, \quad (21)$$

其中 C^T 是 C 的转置矩阵, $V(E)$ 是 E_v 的统计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 与式(19)的推导相同, 可以得到

$$V_{\mu\nu}(E) = \sum_{i=1}^{N^{\text{obs}}} \frac{\frac{\partial \omega^E}{\partial E_\mu} \frac{\partial \omega^E}{\partial E_\nu}}{(\omega^E)^2}, \quad (22)$$

所以

$$\chi^2 = \frac{N^{\text{cor}}}{8\pi} (C_{\mu\sigma}^{-1} E_\sigma - M_\mu) V_{\mu\nu} (C_{\nu\sigma}^{-1} E_\sigma - M_\nu). \quad (23)$$

其中 N^{cor} 是效率校正后的事例数, 因子 $N^{\text{cor}}/8\pi$ 的引入是考虑到式(20)中 $V_{\mu\nu}$ 的近似计算精度与事例数正相关.

4 iota 结构的分析结果

4.1 iota 质量区域的矩分析

为分析 iota 的结构, 需要在 iota 质量区域划分足够多的 Bin, 为了在每个 Bin 内实施矩分析, 要求每个 Bin 内有足够多的事例数. 考虑到以上两点, 将 iota 峰下 1.2—1.7 GeV 之间的质量区间分成 20 个 Bin, 并对 $J/\psi \rightarrow \gamma_i(1440) \rightarrow \gamma K^+ K^- \pi^0$, $J/\psi \rightarrow \gamma_i(1440) \rightarrow \gamma K_s^0 K^\pm \pi^\mp$ 两道事例的实验矩分别进行效率校正后相加处理. 为了校正实验矩

对 $J/\psi \rightarrow \gamma_i(1440) \rightarrow \gamma K^+ K^- \pi^0$ 道和 $J/\psi \rightarrow \gamma_i(1440) \rightarrow \gamma K_s^0 K^\pm \pi^\mp$ 道, 分别在每个 Bin 的中心处用均匀相空间产生子产生了至少 10 倍于实验数据的 Monte Carlo 数据, 然后用由 Monte Carlo 数据计算出的实验矩的效率校正矩阵 C^{-1} 校正实验矩, 并对两道相加后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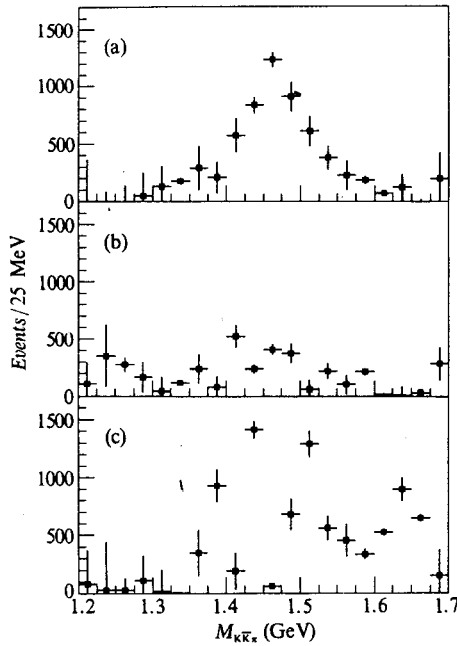


图4 0^{-+} 和 1^{++} 振幅模平方的拟合值分布
(a) $|a_0^0|^2$, (b) $|a_1^1|^2$, (c) $|a_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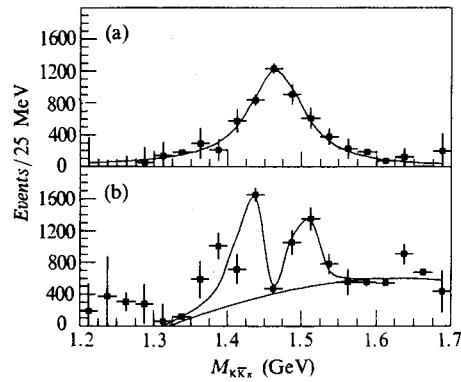


图5 iota 峰下的 0^{-+} 成份(a)、 1^{++} 成份(b)及其 B.W. 拟合结果

校正矩进行最小二乘拟合. 图4为 0^{-+} 和 1^{++} 振幅模平方的拟合值分布. 由图4看出, $iota$ 峰下以 0^{-+} 成分($|a_{10}^0|^2$)为主, 而本底事例主要集中在 1^{++} 成分 $|a_{11}^1|^2$ 和 $|a_{10}^1|^2$ 中, 这是因为 0^{-+} 成分的角分布 $\omega^0(\theta_\gamma, \theta, \varphi)$ 的形状是固定的, 而 1^{++} 成分的角分布 $\omega^1(\theta_\gamma, \theta, \varphi)$ 与过程 $J/\psi \rightarrow \gamma X(1^{++})$ 的螺旋度振幅比 $x = |A_{11}^1/A_{10}^1|$ 有关^[5], 因此经由最小二乘矩分析后, 每个Bin中的本底事例依据其角分布或多或少地贡献于 $|a_{11}^1|^2$ 和 $|a_{10}^1|^2$ 中. 为了便于处理本底, 把 1^{++} 的螺旋度过程做相加处理, $iota$ 峰下的 0^{-+} 成分和相加后的 1^{++} 成分如图5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 $iota$ 峰下有一个 0^{-+} 共振态和两个 1^{++} 共振态. 由于 1^{++} 共振态之间有干涉作用, 因此每个单峰的分布是不对称的.

4.2 峰位、宽度和衰变分支比的计算

对于 $J/\psi \rightarrow \gamma_i(1440)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过程, 终态 $K\bar{K}\pi$ 有五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K^+K^-\pi^0$, $K_S^0K^\pm\pi^\mp$, $K_L^0K^\pm\pi^\mp$, $K_S^0K_S^0\pi^0$, $K_L^0K_L^0\pi^0$. 如果认为 $iota$ 是同位旋标量($I=0$), 由强相互作用的同位旋守恒性, 对于 $K^*\bar{K} + c.c.$ 过程有

$$(K_S^0K^\pm\pi^\mp):(K^+K^-\pi^0):(K_S^0K_S^0\pi^0) = \frac{1}{4} : \frac{1}{4} : \frac{1}{8},$$

$$(K_L^0K^\pm\pi^\mp):(K_L^0K_L^0\pi^0) = \frac{1}{4} : \frac{1}{8}.$$

对于 $a_0\pi$ 和直接三体过程有

$$(K_S^0K^\pm\pi^\mp):(K^+K^-\pi^0):(K_S^0K_S^0\pi^0) = \frac{1}{3} : \frac{1}{6} : \frac{1}{12},$$

$$(K_L^0K^\pm\pi^\mp):(K_L^0K_L^0\pi^0) = \frac{1}{3} : \frac{1}{12}.$$

因此不论是何种过程都有

$$\frac{BR(J/\psi \rightarrow \gamma_i \rightarrow \gamma K_S^0 K^\pm \pi^\mp, \gamma K^+ K^-\pi^0)}{BR(J/\psi \rightarrow \gamma_i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 \frac{1}{2}.$$

4.2.1 $iota$ 峰下的 0^{-+} 成分

由3.1节式(7)得

$$|a_{10}^0|^2 \sim \frac{1}{(m^2 - m_X^2)^2 + \Gamma_X^2 m_X^2} \cdot |A_{10}^0|^2 \cdot |p_X|^2,$$

用上式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iota$ 峰下的 0^{-+} 成份, χ^2 的构造为

$$\chi^2 = \sum_{i=1}^{N_{fit}} \frac{(|a_{10}^0|^2 - |a_{10}^0|_{fit}^2)^2}{E_{fit}^2},$$

式中 $|a_{10}^0|_{fit}^2$ 是 $|a_{10}^0|^2$ 的矩分析拟合值, E_{fit}^2 是 $|a_{10}^0|^2$ 的矩分析拟合值误差.

拟合结果如表 3 中所示, 分支比中的系统误差是由本底的不同形式及 J/ψ 总数误差估算而得.

表 3 $i/\eta(1440)$ 的结构分析结果

J^PC	$M(\text{MeV})$	$\Gamma(\text{MeV})$	$10^{-3}BR(J/\psi \rightarrow \gamma X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1^{++}	1435 ± 3	59 ± 5	$0.76 \pm 0.04^{+0.46}_{-0.18}$
0^{-+}	1467 ± 3	89 ± 6	$1.86 \pm 0.10^{+0.34}_{-0.41}$
1^{++}	1497 ± 2	44 ± 7	$0.52 \pm 0.03^{+0.20}_{-0.23}$

4.2.2 i 峰中的 1^{++} 成分

同样由式(7)得

$$a_{i_{\lambda_X}}^1 \sim \frac{e^{i\alpha_X}}{n^2 - m_X^2 + i\Gamma_X m_X} \cdot A_{i_{\lambda_X}}^1 \cdot |p_\pi|.$$

由于 1^{++} 成份中可能有两个共振峰且质量位置接近, 因此这两个共振峰之间有干涉存在, 考虑到二峰之间干涉项, 用四次多项式代替本底, 拟合 i 峰中的 1^{++} 成份, 拟合方法同 0^{-+} 成份, 结果如表 3 所示. 分支比中的系统误差是由本底的不同形式和 J/ψ 总数误差估算而得.

5 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 J/ψ 辐射衰变到 $K^+K^-\pi^0$ 道和 J/ψ 辐射衰变到 $K_S^0 K^{\pm}\pi^{\mp}$ 道中 $K\bar{K}\pi$ 系统的矩分析, 发现在 i 能区有一个 0^{-+} 共振态和两个 1^{++} 共振态. 0^{-+} 共振态的质量和宽度为 $M=1467 \pm 3\text{MeV}$, $T=89 \pm 6\text{MeV}$, 对应于粒子表中的 $\eta(1440)$; 两个 1^{++} 共振态的质量和宽度分别为 $M=1435 \pm 3\text{MeV}$, $\Gamma=59 \pm 5\text{MeV}$ 和 $M=1497 \pm 2\text{MeV}$, $T=44 \pm 7\text{MeV}$, 对应于粒子表中的 $f_1(1420)$ 和 $f_1(1510)$.

$\eta(1440)$ 作为 0^{-+} 胶球的候选者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由于在 J/ψ 辐射衰变到 $\eta\pi^+\pi^-$ 终态中没有观测到 $\eta(1440)$ 信号, 因此 $\eta(1440)$ 可能不是 η 或 η' 的激发态; 又由于在 J/ψ 的强衰变过程 $J/\psi \rightarrow \{\omega, \phi\} + K\bar{K}\pi$ 中没有观测到 $\eta(1440)$ 信号^[6], 所以 $\eta(1440)$ 也不像是混杂态. $\eta(1440)$ 有可能是一个 0^{-+} 的胶球和一个 0^{-+} 的普通介子的混合.

由于 1^3P_1 轻味介子九重态已被填满, $f_1(1420)$ 可能是一奇特态(非 $q\bar{q}$ 态), 又由于 $f_1(1420)$ 在 J/ψ 的强衰变 $J/\psi \rightarrow \omega f_1(1420) \rightarrow \omega K\bar{K}\pi$ 中的产额与其在 J/ψ 辐射衰变 $J/\psi \rightarrow \gamma f_1(1420) \rightarrow \gamma K\bar{K}\pi$ 中的产额相当, $f_1(1420)$ 不像是胶子球态; 其次 $f_1(1420)$ 也不像是四夸克态或分子态, 因为 BES 的结果表明: $f_1(1420)$ 主要是直接三体衰变^[12], 而四夸克态或分子态更容易进行两体衰变.

i 峰中较高质量端的共振峰应为 $f_1(1510)$, 由于 1^{++} 同位旋标量 $f_1(1285)$ 的夸克组份为 $(u\bar{u} + d\bar{d})/\sqrt{2}$, 因此 $f_1(1510)$ 应为 1^{++} $SU(3)$ 单态和八重态的理想混合, 组分为 $s\bar{s}$. 目前只在 $K\bar{K}\pi$ 终态中观测到 $f_1(1510)$, 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 [1] D. SCHARRE, *et al.*, *Phys. Lett.*, **97B**(1980)329.
- [2] Z. Bai *et al.*, *Phys. Rev. Lett.*, **65**(1990)2507.
- [3] J. E. Augustin *et al.*, *Phys. Rev.*, **D46**(1992)1951.
- [4] D. F. Reeves *et al.*, *Phys. Rev.*, **D34**(1986)1960.
- [5] A. Birman *et al.*, *Phys. Rev. Lett.*, **61**(1988)1557.
- [6] A. Ando *et al.*, *Phys. Rev. Lett.*, **57**(1986)1296.
- [7] T. Tsuru, in Proceeding of the Workshop on Hadron Physics, at e⁺e⁻ Collider, 1994, Beijing, P.34.
- [8] H. Aihara *et al.*, *Phys. Rev. Lett.*, **57**(1986)2500.
- [9] H. Aihara *et al.*, *Phys. Rev.*, **D38**(1988)1.
- [10] D. A. Bauer *et al.*, *Phys. Rev.*, **D48**(1993)3976.
- [11] J. Z. Bai, *et al.*, *Nucl. Instr. and Meth. In Phys. Res.*, **A344**(1994)319.
- [12] Aimin Ma, Yucan Zhu, Zhipeng Zheng, in Proceeding of the Workshop on Hadron physics at e⁺e⁻ Collider, 1994, Beijing, P.82.
- [13] 张霖, 郁宏, 沈齐兴,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19**(1995)800.
- [14] F. James, M. Roos, CERN Prognam Library, D506, 1989.
- [15] Qixing Shen, Hong Yu, Jilong Zhang, *Phys. Rev.*, **D48**(1993)2129.
- [16] J. J. Becker, *et al.*, *Phys. Rev. Lett.*, **59**(1987)186.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iota/\eta(1440)$

BES Collaboration

J. Z. Bai, G. P. Chen, H. F. Chen¹, S. M. Chen, Y. Chen, Y. B. Chen, Y. Q. Chen, B. S. Cheng, X. Z. Cui, H. L. Ding, W. Y. Ding, Z. Z. Du, X. L. Fan, J. Fang, C. S. Gao, M. L. Gao, S. Q. Gao, J. H. Gu, S. D. Gu, W. X. Gu, Y. F. Gu, Y. N. Guo, S. W. Han, Y. Han, J. T. He, J. He, M. He², G. Y. Hu, J. L. Hu, T. Hu, X. Q. Hu, D. Q. Huang, Y. Z. Huang, C. H. Jiang, S. Jin, Y. Jin, S. H. Kang, Z. J. Ke, Y. F. Lai, H. B. Lan, P. F. Lang, F. Li, J. Li, P. Q. Li, Q. Li, R. B. Li, W. Li, W. D. Li, W. G. Li, X. H. Li, X. N. Li, S. Z. Lin, H. M. Liu, J. Liu, J. H. Liu, Q. Liu, R. G. Liu, Y. Liu, Z. A. Liu, J. G. Lu, J. Y. Lu, S. Q. Luo, Y. Luo, A. M. Ma, E. C. Ma, J. M. Ma, H. S. Mao, Z. P. Mao, X. C. Meng, H. L. Ni, J. Nie, N. D. Qi, Y. K. Que, G. Rong, Y. Y. Shao, B. W. Shen, D. L. Shen, H. Shen, X. Y. Shen, H. Y. Sheng, H. Z. Shi, X. F. Song, F. Sun, H. S. Sun, S. J. Sun, Y. P. Tan, S. Q. Tang, G. L. Tong, F. Wang, L. S. Wang, L. Z. Wang, M. Wang, P. Wang, P. L. Wang, S. M. Wang, T. J. Wang, Y. Y. Wang, C. L. Wei, D. M. Xi, X. M. Xia, P. P. Xie, Y. G. Xie, W. J. Xiong, D. Z. Xu, R. S. Xu, Z. Q. Xu, S. T. Xue, J. Yan, W. G. Yan, C. M. Yang, C. Y. Yang, J. Yang, W. Yang, M. H. Ye, S. W. Ye, S. Z. Ye, C. S. Yu, C. X. Yu, Z. Q. Yu, C. Z. Yuan, B. Y. Zhang, C. C. Zhang, D. H. Zhang, H. L. Zhang, J. Zhang, J. W. Zhang, L. Zhang, L. S. Zhang, S. Q. Zhang, Y. Zhang, Y. Y. Zhang, D. X. Zhao, H. W. Zhao, J. W. Zhao, M. Zhao, P. D. Zhao, W. H. Zhao, W. R. Zhao, J. P. Zheng, L. S. Zheng, Z. P. Zheng, G. P. Zhou, H. S. Zhou, L. Zhou, X. F. Zhou, Y. H. Zhou, Q. M. Zhu, Y. C. Zhu, Y. S. Zhu, B. A. Zhuang.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¹ (Department of Modern Physic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² (Department of Phys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Received 3 April 1996

Abstract

By an amplitudes analysis of the $K\bar{K}\pi$ system in the J/ψ radiative decay to the $K^+K^-\pi^0$ and the $K_s^0K^\pm\pi^\mp$ final states, we find that there is one 0^{-+} resonance ($M=1467\pm 3\text{MeV}$, $\Gamma=89\pm 6\text{MeV}$) and two 1^{++} resonances ($M=1435\pm 3\text{MeV}$, $\Gamma=59\pm 5\text{MeV}$ and $M=1497\pm 2\text{MeV}$, $\Gamma=44\pm 7\text{MeV}$),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ta(1440)$, the $f_1(1420)$, and the $f_1(1510)$.

Key words decay amplitude, moment, covariant matrix, resonance.